



家誠要言

明 海鹽吳麟徵磊齋著

進學莫如謙立事莫如豫持己莫若恆大用莫若畜
母爲財貨迷母爲妻子蠱母令長者疑母使父母怒
爭目前之事則忘遠大之圖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
氣

多讀書則氣清氣清則神正神正則吉祥出焉自天祐
之讀書少則身暇身暇則邪閒邪閒則過惡作焉憂
患及之

通三才之謂儒常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
己貴人

知有己不知有人聞人過不聞己過此禍本也故自私
之念萌則劓之讒諛之徒至則卻之

鄧禹十三杖策干光武孫策十四爲英雄所忌行步殆
不能前汝輩碌碌事章句尙不及鄉里小兒人之度
量相越豈止什伯而已乎

師友當以老成莊重實心用功爲良若浮薄好動之徒
無益有損斷斷不宜交也

方今多事舉業之外更當進所學碌碌度日少年易過
豈不可惜

秀才本等只宜闡修積學學業成後四海比肩如馳逐
名場延攬聲氣愛憎不同必生異議

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入股生活全
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著數無如此者詩酒聲
遊非今日事

纔能知恥卽是上進

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

男兒七尺自有用處生死壽夭亦自爲之

語云身貴于物汲汲爲利汲汲爲名俱非尊生之術

人心止此方寸地要當光明洞達直走向上一路若有

齷齪卑鄙襟懷則一生德器壞矣

立身無愧何愁鼠輩

打掃光明一片地囊貯古今研究經史

豈可使動我一念此七字真經也

功名之上更有地步義利關頭出奴入主閒不容髮

少年作遲暮經營異日決無成就

少年人只宜修身篤行信命讀書勿深以得失爲念所

謂得固欣然敗亦可喜

對尊長全無敬信處朋儕一味虛僞習慣既久更一二

十年當是何物

交遊鮮有誠實可托者一讀書則此輩遠矣省事省罪

其益無窮

人品須從小作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

學海類編
八 壞矣

制義一節逞浮藻而背理害道者比比大抵皆是年少
姑深抑之吾所取者歷練艱苦之士
多讀書達觀今古可以免憂

立身作家讀書俱要有繩墨規矩循之則終身可無悔
尤我以善病少壯懶惰一旦當事寄雖方寸湛如而
展拓無具只坐空疏鹵莽秀才時不得力耳
邇來聖明嚮學日夜不輟講官蒙問雖多不能支東宮
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皇上語閣臣曰東宮又荒

疏四五日矣汝輩一月潛心攻苦能有幾日欲望學
問之成難矣

士人貴經世經史最宜熟工夫逐段作去庶幾有成
器量須大心境須寬

切須鼓舞作第一人句當

真心實作無不可圖之功

竹帛青史豈可讓人

不合時宜遇事觸忿此亦一病多讀書則能消之
忠信之禮無繁文惟輔質仁義之資不匱儉以成廉

學海類編
海內鼎族子姓繁多爲之督者其氣象寬衍疏達有禮
法而無形畛有化導而無猜刻故一人篤生百世第
鬱以醞釀深而承藉厚也水清無魚牆薄取裂車鑑
不遠尙其慎旃

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朶插在人家
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
畱在家堂看興廢

家之本在身佚蕩者往往取輕奴隸
家用不給只是從儉不可攪亂心緒

四方兵戈雲擾亂離正甚修身節用無得罪鄉人
疾病只是用心于外碌碌太過

家門履運正當蹇剝跬步須當十思

處亂世與太平時異只一味節儉收斂謙以下人和以
處眾

生死路甚仄只在寡欲與否耳

水利渠成窮通自有定數

治家舍節儉別無可經營

待人要寬和世事要練習

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
于奢淫不道有以召之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
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

憂貧言貧便是不安分爲習俗所移處

孤寡極可念者須勉力周恤

近來運當百六到處多事行過東齊往往數百里絕人
烟縉紳衣冠之第僅存空舍河南尤慘一省十亡八
九江南號爲樂土近亦稍稍見端後憂患更不可測
凡事循省收斂節儉惜福惜財多行善事勿苟圖利

益勿出入縣門勿爲門客家奴所使勿飽食安居晏
寢自鳴得意

厚朋友而薄骨肉所謂務華絕根非乎戒之戒之
世變日多只宜杜門讀書學作好人勤儉作家保身爲
上

早完錢糧謹持門戶

兒曹不敢望其進步若得養祖宗元氣于鄉黨中立一
人品卽終身村學究我亦無憾浮華鮮實不特傷風
敗俗亦殺身亡家之本文字其第一義也

人情物態日趨變怪非禮義法紀所能格化宜早自爲
計

若身在事內利害不容預計盡我職分餘委之天而已
陳白沙先生云吾儕生分薄于福敢求全三復斯言自
可不肉而肥

家業事小門戶事大

人心日薄習俗日非身入其中未易醒寤但前人所行
要事事以爲殷鑑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卽入禍門

姻事只擇古舊門坊守禮敦實之家可無後患

本根厚而後枝葉茂每事寬一分卽積一分之福揆之
天道證之人事往往而合

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慎之
慎之

茹荼歷辛自是儒生本色須打清心地以圖大業萬勿
爲瑣瑣縈懷

一念不慎敗壞身家有餘

世變彌殷止有讀書明理耕織治家修身獨善之策卽

仕進二字不敢爲汝曹願之况好名結交嗜利召禍乎

游談損德多言傷神如其不悛誤己誤人官長之前止可將敬不可逐羶

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

俗客往來勸人居積諛人老成一字入耳虧損道心增益障蔽無復向上事矣

右吳忠節公家誠全文見遺橐俱宦邸家書也公子

仲木氏

蕃昌節輯其語傳之當世名曰要言言言精

要非公之閱歷深見義晰未易幾此仲木故出山陰門下申酉以後益刊落紛華親賢樂善矩法古人居嗣母喪不勝毀瘠未祥而卒年止三十有五惜乎志業不究然無愧爲賢父賢師之後也已

年大...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證人社約檄

蓋聞學惟學人乃真人與人同斯大圓首方趾何以等
藐類于乾坤古往今來胡獨拒吾生于賢聖三復遺編
嘅焉永嘆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堯舜相傳遂闡危
微之祕迨羣聖人沒而一中衍脈委土統于衰周幸吾
夫子興而六籍還儒表微言于長夜杏壇洙泗之間斷
斷從之洪水獸夷之際岌岌懼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
憂又云人稱好辯非得已凡以存天理之幾希抑亦拯
民生于陷溺世愈降而人愈危千秋勝事有鵝湖倡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之英說愈殷而旨愈晦一點良知多王氏廓清之力生于其後能無景行之思出于其鄉甯免過門之憾禹穴之靈光未泯蘭亭之禊事可尋相彼烏矣求友何爲矧伊人兮所學何事如旅未歸深迷旣往之途似築有基先立只今之志或本詩書以論世或借禮樂以維躬或談經而修素業或較藝以啓新知或指點天性于當下或昭揭肺肝于大廷總期善相長而過相規且務日有省而月有試慥慥爾鞭辟近裏之功非關口耳恢恢乎浸假上達之路直接維皇須知此理人人具足而不加

印證終虞寶藏塵埋益信此心人人有知而不事擴充
難免電光淪沒乃世之狃于習者每以道學二字避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途開暴棄之門蔽也久矣念之悚然老大無成望崦嵫而策駕後生可畏激霄漢以揚輝聊借典型之地推私淑之人緬懷狂簡之裁寄斯文之重使文成墜緒繼孔孟以常新若濂洛淵源自何王而遠溯則昔人所以睠言歸與而吾黨因之不虛此日者也嗚呼七尺昂昂豈是一包膿骨百年冉冉何止半宿遽廬欲決共命之良圖應視我心而

先得辱在同人願言請事申以永好庶踐平生辛未春
三月之吉戢山長劉宗周頓首謹疏

證人社約言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社有約約爲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爲證人地也并
附諸戒條于後既證既修在斯學者幸相與守之天
鑑在茲同學劉宗周識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
作個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且貴蓋天之所以與我
者如此而非以凡聖歧也聖人亦人爾學以完其所爲
人既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

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卽獸閒不容髮明眼人當自得之耳

其二

學者知見難開如白日墮雲霧中未嘗不恍恍一班只是遮蓋重不得透體光明先儒特以讀書一事爲格物致知之要而後儒則蔽其旨于良知曰爲善去惡是格

物亦探本之論也然則讀書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良知不囿于聞見而實不離聞見讀書者聞見之精者也今試如何而善如何而不善自心非不恍恍而至于如何而爲善去惡未有不轉作茫然者一日讀古人書見得古人爲此事費卻多少苦心纔作猛省一一引之坐下不由人不汗流淚下從前真是枉作壞人也而其爲爲善去惡之力不旣恢恢有餘地乎則雖謂讀書卽致良知工夫亦無不可者所慮誇多闕靡轉入荒唐炫奇弔詭反增逃遯然非讀書之罪也昔和靖先生見伊川半

年後方與大學西銘看古人之不輕讀書如此語云先
入者爲主發軔一步尤須先防歧路耳

其三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
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盡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所
謂良知者也人孰無此良知者自孩提稍長以後一竅
生生時嘗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日晝牾亡時
此知仍是融然不減毫末卽遇親長暫違之地此知轉

是熾然亦不增毫末性體呈露于此最真學者欲參性
宗只向此中求實地不必更事元虛良知二字是孟夫
子道性善宗旨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

其四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由吾親長而
推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
之天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
吾儕每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

疏而愛薄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朋之間有不勝其怨惡者矣况出而事君事長使眾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一點良知落根處討分曉于此果無缺陷事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強恕乎試問己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其五

語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

一己之私也吾儕向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我見于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得箇利心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真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於君弑逆大故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蚤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總不能瞞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

其六

人生而有己卽有物欲之累其最沈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于人本客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著則己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言真知是忿忿必懲真知是慾慾必窒真知中勢如火燎毛一知一切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著也姑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其他可知曾記先師許恭簡公每于身經歷處體

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能不設將迎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旣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如此慥慥君子哉

其七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于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又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藩籬重名節非以藩籬外名節也如淫坊酒肆吾儕斷無托足之理不具論至于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

借文字作緣或倚貨財居閒似足誇耀流輩舉俗爭豔
慕之而不知自有道者旁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尤者薛
文清公曰囑托公事雖能免人于患難實損自己之廉
恥夫免人于難且不可以廉恥殉况其不堪告語者乎
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
不看破枉作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
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隴斷之富貴
可恥乃其病根實自作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作秀才
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其八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習上來
卽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不能枚
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尙
一成牢不可破每曰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豈知
濫觴不已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
恆必由之未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奈此後事何惟有
載胥及溺而已禮奢甯儉聖人以之證本教也本者性
地也緣習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

學海類編
之故孤掌狂瀾尤在吾輩矣

其九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則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勻水不漏亦只是口耳閒伎倆于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乎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

嘗令精神完養在內卽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其十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况在我者未必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己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于過惡相仍尤賴明眼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爲百世師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婉詞相導俾其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徵色見詞意非

學海類編 卷之八 證人社約 八 子皆
久要聽其去籍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
待言矣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端是聖
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
卒歸下流悲夫

約誠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樂納妾者上罰

一虧體辱親匿喪赴試者出社

借出繼名
色赴試同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構釁者上罰

一偏聽內言嫉妬傷和者上罰

一戒苟取

一依勢欺陵設機誑騙者出社

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者出社 此戒在孝廉縉紳尤易犯之謂之乘勢打

劫惡過穿窬

一設機局騙逐戲賭錢者出社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戒干進

一賄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人代筆者上罰

一要結當途樹碑刻石者上罰

一易姓冒名頂替徼倖者出社

一戒貪色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 此等過端罰亦難加今第存此戒條倘事

在可已蚤圖而預改之斯得矣若長惡不悛徑聽出社

一溺頑童攜挾娼優者上罰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社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而譽背毀者上罰

一 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 好談閨闈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 搬鬪是非使機舞智者出社犯此戒者尤能敗類故特從重典

一 戒任氣

一 強項自滿剛愎拒諫者中罰

一 陵虐寡弱動輒毆罵者中罰

一 戒過飲

一 呼廬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 擎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 使酒罵座執成嫌隙者上罰

一 戒奢侈

一 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 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中罰

一 戒惰容

一 科頭翹足縱肆不簡者中罰

一 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二次至赴會日仍治具以
供湯餅一次諸友不更齋分中罰謝會講二次一次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冊藏小學若因而竟不赴會者皆聽

約誠十則凡三十條係白馬山房小社約卽參前說而成而意加謹嚴一日錢欽之遺余請跋數語以便遵行余忽忽北發不及應今年還里仍續舊遊友人有道及社約不嚴交遊荒落者余因閱舊編果多迂緩不得力遂更加釐正汰去舊條而以欽之所遺者綴其後仍合刻以示同社庶幾大道爲公之雅云癸未秋日友人劉宗周重識

證人社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明道故衿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真心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其願入籍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禮于前廳設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
板三下請謁

先聖讀四拜禮謁 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
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
齒德表著者仍齒于紳遠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定
聽講講畢復謁

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于諸縉紳下設虛
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于堂中以待

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
板三聲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俱
俟講畢出位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竝舉亦不
得接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
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于

先聖先賢前會友既集先進茶茶畢開講講畢具果
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
至會記有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

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位者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謔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既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毋專屬臨時選擇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

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社約書後 係舊刻附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並起而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師迨二先生沒主盟無人此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時稱二難士心屬望之久矣頃者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進余于先生之祠商訂舊聞二三子從焉于是有上巳之會旣退石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

士告一時聞之無不汗下者余因命門人章晉侯次第其儀節以示可久遂顯其社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以約之從石梁子志也或曰人盡人耳何證之庸余乃告之曰人盡人耳五官具百骸備云耳至耳之所以聽目之所以視手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知也人盡視聽持行耳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重人不知也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耳目期而耳目至恭重不與手足期而手足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形也聰明恭重者性也而其莫之

爲而爲者天也吾形且不知况于性乎况于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人者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君子終日視而未嘗視視于無形而已矣終日聽而未嘗聽聽于無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于無地而已矣孔門約其旨曰慎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可謂先後一揆慎獨一著卽是致良知是故可與知人可與知

學海類編
天卽人卽天卽本體卽工夫證乎證乎又何以加于
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以
終石梁子之志

答姚江管而抑論遷改格書附

所諭遷改序僕嘗道之朋友中謂陶先生弁首已詳
明懇到更無剩義似不必再添蛇足故已之吾輩只
是肯從此下手埋卻頭作工夫不負此冊子語便是
區區體面相拘文字相哄恐轉失闡然本色不免爲
學者病何如何如此冊所該正如市肆開場百貨充
集美惡竝陳聽人自擇纔遇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
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主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
若愛博而情不專如游閒之人徒手上門收盡眼光

事事贊嘆事事揀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
真發心如將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察其緊要之貨
以濟家當之不足歸于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
節用愛人一語亦往往用之不盡况其他乎僕勸學
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作工
夫便可事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
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
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讀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由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
多如來教所引無我二字僕雖著力有年而終打不
透請再引爲頂門針更不作別個伎倆何如



初學備忘卷上

明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始余歸自語溪辛卯僦居錢氏以兄子失教之故里
中子弟過而學焉則亦告以所聞已之夏兄子以母
之喪歸於楊園是冬予病作次年春暮予方起而兄
子尋以疾死因復去家館於甌山念之感愴不能自
已因詮次其前後閒補一二授錢子巖以巖昔日同
遊之列夫或達予所感云時乙未季春之月考夫識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

遂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屑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爲下而已

或問劉先生始終進學如何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

人有必爲聖賢之志後來工夫不整密意思漸衰情不免終於庸人若一向安於流俗下梢何所底止是可畏也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僻人而無勤心不嚴及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人只看作治天下之經於自家全

無關涉殊不知有此身便有此箇道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物衛風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士有百行百行修而後成人猶身有百骸百骸具而後成身疲癯殘疾知而惡之敗度廢節不知所惡則是生者而同死者之罔也

凡人立身當思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即不可自身爲之方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疏之遠之其人必不

肖蓋所愛敬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疏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以此自省亦以觀人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達之基定於

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少年之曰先要識得人之賢否事之善惡言之是非則心術自能向正雖離父母師傅亦可不至於邪慝矣
諺云知好惡此其實也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己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己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己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惡何可不謹
人各有業農有畎畝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賈有市肆

車牛之事廢業游手不至於失所必入於不肖士爲四民之首則有學業朝而受業晝而服習夜而記過無憾而卽安其大都也既然整衣冠挾書冊號爲民首之人當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處不媿爲士君子出不媿爲士大夫使人敬而愛之則而傲之若不自愛惜荒廢本業與夫寡廉鮮恥決裂名教甚或逐蠅頭之利工市儈之術反不若胼手胝足爲質樸之農夫以沒其齒矣原其病根只是不勤於學故無上達之志而甘下流之趨也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

學海類編 卷之四 行言
嬉劉忠宣公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人至嬉遊忘情亦可哀矣且思世閒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者何物程子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蠹也嗚呼蠹猶未足以言也

今世極多游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者莫不中幾分惰游之習而士益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

甚於游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游談浪走哉農夫之耕夏失業則禾無秋冬失業則麥無秋春失業則菽無秋故曰思無越畔也爲學而逸游是耽其不入於小人希矣須知此身除卻學問更無一事可爲此生自少至老憂樂窮達無非學問之日委心矢志以求無負此讀書人三字久久自能向上小有小成就大有大成就書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稼穡之艱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
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不知耕者今雖農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耜者矣
有不能辨菽麥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間是以賢
聖之君六七作周公陳幽風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
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
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至於南北分爭之日上下一
於浮侈隋唐繼之其風益甚取士者以詩賦請謁者
以文辭而務本力穡之事蕩如矣相沿至於今日人

人恥不文不恥不仁畏不奢不畏不義閒有一二稍
近本實則羣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復低首汗
顏諱而謝之是以世道人心禍若此烈也夫能稼穡
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
艱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
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
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勲
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
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

失據不知重輕者也今之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
恥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嘍蹴之加只坐
不能無求故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故至於不
恥不仁也夫與其文而爲不仁孰若樸而以仁存心
與其奢而爲不義孰若儉而以義律己吳康齋先生
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
力農何粹夫官歸闢後圃種菜俱可爲百世之師也
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
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得至心嚮往之是之謂矣

凡人既讀書須實作箇讀書人有讀書人之容貌有讀
書人之言語有讀書人之行事要之以心術爲本都
人士之詩所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
所望孟子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今日
百事俱被秀才作壞觀其平生不如不識字愚民遠
甚真是無所不全也自非洗心滌慮慕倣古人竊恐
流俗所移將不能免世故日深禮義之心日喪雖有
美質二三十歲以往同歸不肖而已可爲深戒也

程子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諸內必形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貌特其外耳內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

如古人朝經暮史與夫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類

量其力之

所及而遵行之朝攷夕省勿使一日虛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閒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不得閒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卽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

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
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三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
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凡治一經必兼通他經而後一經始得通曉蓋文義有
彼此觸發者亦有詳略體用互爲條貫者若耳目逼
窄心思也便推廣不去譬諸行路容足之外俱無所
用然行路者必就周行若徑僅可容足鮮不躓矣又
如舟行容楫之外均無所用然乘舟者必濟巨川若

港僅足容刀鮮不膠矣今日經學全廢其習一經者
只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急其經之要
旨大義茫無所知卽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
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曾
讀也經如何得通宜其人才之奄鄙也韓文公云士
不通經果不足用諸子先人以來皆有一經之傳治
此經當求此經之益省記誦詞章之勞以用力於經
義一年熟一經卽不能二年熟一經先令成誦而徐
以涵泳其義味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日用行習使心

學海類編
目之間無非此種道理將來成就自是不同今日父
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即欲能
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之後爲之
師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
囊入門惟計藥資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
藥溫涼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
所在是以世教日趨日下先代遺經日晦而不知所
極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槩茫然古人左圖右書

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
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

於圖若要實作便知少不得如奕棋賤事若有意
求勝便去尋棋譜

讀書豈是徒要識字記故事而已祇要講明事物之理
而求以處之大小各得其宜是故大學之道可以修
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云非學無以廣才若
事物不以經心萬卷何益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致知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
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

學海類編
緊切矣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
一念放逸而百邪竝起一念戒懼而羣私退聽故敬爲
德之聚

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
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
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
枯若更執己不化爲害不淺

程子謂說書必非古意今不得已而說書只據經文平
說章解句釋使大意明曉全在聽者切己體味引伸
觸類以盡其餘不敢蕪辭蔓說以滋惑也若言說煩
多則難記憶即使盡能記憶非從心得隨明隨暗而
已枉費功夫

許魯齋爲子弟說書便問日前作何體驗想見其平生
講讀無一句一字不從身心體當過來所以切實有
得今當以此爲法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
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

學海類編
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
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
善者也

人自孩提少長以往日就於浮薄故學問之道一則曰
主忠信一則曰敦厚然非有二義也實則厚浮則薄
且以愛親之心驗之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後所存幾
何父兄之前果無一語虛僞否果無一事隱瞞否推
之五常六行將復何如中庸謂不誠無物吾人一生
有何事盡得幾分是可猛省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恆最惡輕躁人卽昏惰豈無一時奮
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卻終是無益雖
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恆之辭曰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
無速運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
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
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進
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旣向此

旋又向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疊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

凡人常心不可失常度不可改語稱有恆書言常德吉士詩美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無非是也自所執之業以及衣冠言動內外大小有恆無恆罔不一轍總以存心爲主學者用心苟能始終若一則執業自是有成立身自是不苟若朝暮易趨歲月變慮鮮不爲小

人之歸者

天地閒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

學海類編
至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謂虛矣虛故能受也

自注云易象正

解是以

虛而通若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曰舍

己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而况吾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欲然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

不能相入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形之而不能隱者矣此亦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說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薰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

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二者闕一不可不古人與稽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別流俗之非是不今人與居則無以相觀而善切磋之益少而所學或失之偏矣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卽有損不可不慎大約三種人宜近然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業之人處則喪生可爲寒心也

人不能無過但期於改蓋人生氣稟旣已不齊有生以來復爲習染所錮理義之心喪失者多矣一息不簡點視聽言動已不可知小則日用云爲大則人倫事物隨所接而見不可不省察也然亦有自己以爲無過而不知已爲大失者正此心陷溺之深而可哀痛者也全賴父兄師友從而指示之或旁人舉而告之或相與竊議之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子路大賢也而曰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成湯聖人也而曰改過不吝人能於此等處取法一二便有可商量人無智愚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賢不肖多不喜聞過若實論之只不喜聞過一節下
愚而已不肖而已更何賢與智之有今人千百之中
無一人肯告以過者甚者父兄師長亦存幾分情面
以爲無招其怨也何況餘人只緣自家不欲聞過或
從而文飾之故人有以窺見其微弗屑開口來告耳
古今能飾非能拒諫者莫如紂與丹朱然其人可師
法與否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
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我
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

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不忍我之有過而
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敢不敬聽
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中
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
爲無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而至此亦可
哀已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爲不
遠之復與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相類下此得力
多在悔耳悔者自凶而趨吉者也人能於過時類有
泚背浹汗一番懲艾一番對治後來臨事自知敬慎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不至大段錯謬孟子云人恆過然後能改離之初爻亦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履錯而敬猶賢於履錯而不敬恆改則恆無過試思衣服在身垢不忘洗疥癬在膚苦不忘治况疾不止癰疥汗不止衣服其忍之哉○凡聞人言而不從與夫從而不改於彼分毫無損適以明其厚其失仍在自家益以重其罪○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審思過半矣○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心

不如惡我者之知我失之深而中人能深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則庶乎其寡過矣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曾子曰省其身只是反躬之學孔子孟子只教切己自省

窮達壽夭也知愚賢不肖也在天者不可強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強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行言
人者眾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一成怨讎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己取之而已矣

初學備忘卷下

明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作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決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道悔過者幾人晚年進德者益少予中道悔過者矣今日所憂正未知末路如何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蹈第一句也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如木之根穀之種根先壞

千枝萬葉總無箸處種是葭莠栽培滋養適爲害耳
其正如何曰周子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而已今日對諸君舉此二語不獨諸君以爲非所
急非所能卽旁人皆以爲迂闊矣然特未之思耳顏
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且如今日與諸
君朝夕相處怒於此者無端而移於彼能堪乎蚤間
作爲有失少頃又復如此可乎此卽爲失其本心不
仁莫大矣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
市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且如今日與諸君相與有善不相勸有惡不相規疾
苦憂患漠不相關可乎非義妄有求與可乎卽如諸
君退而處於家庭喜怒無常過失日長好惡而惡美
無論人不能堪自願卻如何父兄子弟不能有善而
無惡能坐視否小臧獲飢寒勞苦能不恤否終日營
營取非其有與非所當於心下如何推此以往何在
不然若能將此立心博聞強識敦善不怠窮爲匹夫
達爲卿相總不失爲君子之人周子所謂希賢希聖
以至希天是也若徒以自私自利爲心縱欲忘道見

善不遷聞過不改無論讀書終無所得即使多聞多見適爲賊仁賊義之資而已吾終日與諸君諄諄言者大要不外此意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是學者徹上下功夫自正心修身以至於平天下無非是也自下學以至達天德更無兩種學問蓋民之秉彝見善未有不好見惡未有不惡好善惡不善者意也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意之誠也意誠則心正矣好善好所當好惡不善惡所當惡也心正則身修矣好善如好好色則

必爲善惡惡如惡惡臭則必不爲惡也必爲善必不爲不善則所好之人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能知其美而家以是齊矣好知其惡惡知其美則進退賞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國以是治天下以是平矣然此好惡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眾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庶頑動天地無非是也眾人惟不實是以大廷廣眾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

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遠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以不謹學者誠能謹凜幽獨使清明在躬時平旦之好惡用事則庶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而視聽言動一於禮矣視聽言動一於禮則始於家邦施於四海固有不下帶而存者矣此種學問正如一條坦路舉足便可行行之有可至毋謂汝等非今日所能與非今日所急也身一而已矣修之則爲聖賢不修則爲愚不肖孰爲可好孰爲可惡可以立決也諺曰知好惡聖人復起不能易斯三字矣

吳衷仲曰此條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衷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進步存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百餘年來論學者率以誠意爲主予從事於此有年季心謂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君功夫卻倒作也聞之憬然有省又見朱子論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止不及致知格物爲無頭學問篤信斯語因是日用之閒深體格物之義乃實有見於大學之道格物而已矣自下學爲己以至於窮神知化一以貫之也蓋吾人之身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有當然之則惟於理有未明是以知有不至惟於知有不至是以意有不誠繇明入誠易舍明入誠難古人所以隨處體認而必以讀書窮理爲先
體用本一原而世之學者動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知行本有先後而世之學者好言合一三教本爲三門而世之學者必云一門經權本無二用而世之學者多好言權而諱言經此百餘年來生心害政之旣所以流極而未有已也初學之士能於此等綱領處知之明信之篤其於學問之道思過半矣

讀書不能長進只是不能實求之身就如今日講解允執其中講者與聽者只說是帝王心法不知此中字無事不有無時不然吾人今日處事接物過一分是過失不及一分亦是過失能不求當於理否事事物物求當於理可一息放其心否此心不懈庶幾能當於理然而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嘗至當者十一不當者十有九若一放其心則爲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矣聖如堯舜猶然兢業蓋以此也舜性之者也堯之咨命所以祇用允執一語至於禹使大段須用功

夫是以舜復益之以三言必至惟精惟一乃為允執厥中也况吾人生質本是庸下有生以來錮於習染淪於嗜慾本心之良已如日月之入於重淵而不思以困勉之功復道心於幾希其不陷於禽獸者罕矣今日學者之病多只將聖賢經書作一場說話看不以為聖人之事斷非吾人所能則以為帝王治天下之道於吾人日用有何干涉是以自暴自棄質之美者因循廢弛昏昏地過一生奄然與草木同朽其不美者則放恣潰敗以至於禽獸而猶自謂有才有能

開口笑人以為老生常談槩不足聽哀哉自評此條亦有姚江

習氣且與初學者言亦非躐等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為父兄師長莫不欲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蒙士者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譬之醉夢方其醉也不知其為醉也方其夢也不知其為夢也覺而後知其非也且為媿之悔之惘然而若失之矣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行言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
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前言往行古人
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
言日見古人之行栽培滋養習以性成久之自能長
進小學一書以嘉言善行終篇蓋此意也從此正其
趨向立其根基他日無窮學業俱於是乎始所謂涓
涓之流成爲江海者也世之父兄師長以文藝干進
取以詞章襲聲譽適足以錮其聰明奪其心術而已
今卽不能盡去彼取此亦當日識一二條扶其欲失

之天良抑其欲肆之嗜慾徐觀其志而曲就準繩高
之可以進於上達卑之猶不失自好之十不然其爲
陷溺可勝哀乎愚謂初學得力功夫惟有一事最急
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卿士庶人之家亦莫不然井田不
行世業之產卽土地也奴婢佃戶卽人民也家法卽
政事也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
大夫有家士庶人惟有身耳秦漢而下田不井授祿
不公田士庶人得以世其家與卿大夫等然則九經

之義亦不可不講也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身其
第一義也師友賢也所宜尊宗族親戚親也所宜親
家督大臣也子弟羣臣也敬之所以立本體之所以
均愛僮僕佃戶庶民也內而蠶績外而傭作之屬百
工也撫之無恩則心不固馭之無則則事不成故有
子與來之義遠人其羈旅也諸侯其故舊也通於柔
懷之義可以遠涼德存忠厚也立國有立國之規模
立家有立家之規模興衰隆替其理一也柳仲塗曰
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

忠孝勤儉修身之大槩也頑率奢傲身不修之大槩
也修其身則此下八者可以次第舉矣身不修而能
舉是數者未之有也此九經所以本於誠也家有貧
富族有大小得乎此貧有時富小有時大悖乎此未
見覆之不速也今之爲家者知其利不知其義當其
富貴則強以凌弱眾以暴寡而不思創業垂統可繼
之道及其貧賤則弱喪屈辱不可復振繇其規模之
不立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詩云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世人於四書經史莫不讀誦乃終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也一種人是求諸高遠以爲道理不止如此若其下者則以爲此特作舉業文字而已所以鮮能知味苟能反求諸其身未嘗不易簡如天地昭明如日月也

義理人心之所固有特放其心而不知求是以錮蔽耳至於錮蔽之甚則心中口中自覺別有一種道理而於聖賢所言所行真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入矣正益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也若能時時收攝此心不爲

流俗所汨利欲所昏則義理自見久之看得聖賢所言便是我的言語一般聖賢所行便是我的行事一般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人人具可以聖賢之質卻將舍之入於禽獸之域可哀矣哉

古文辭詩歌時讀一章亦足以導揚志意游泳性情若一向沈溺卽已玩物喪志矣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謹

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今
之子弟有不中此二字習氣否省之改之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己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
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己但見
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汗下不止也夫上
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它人觀之如此桀紂
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之歲適有所感作上
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嘆寂寥今日相
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

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况人
乎

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亂世不知輕近小人其得禍尤
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即不免於禍變自外至
近小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
作者誰任其咎

人無時無地不與人處在家庭則有家庭之人在宗族
鄉黨則有宗族鄉黨之人在朋友則有朋友之人以
至在朝廷則有朝廷之人在軍旅則有軍旅之人男

子生桑弧蓬矢六卽有天地四方之志豈能鳥獸同羣一日不與人接在我處之俱要得其道理人不能
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
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
緣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克己所以能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
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而已然自此處得
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

處處乖張亦見於此聖人教人事事物物有箇規矩
準繩在學者但要信之篤而守之固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是諸
君今日最切要之義誠能深體而力行之更有一處
不安穩否譬如服藥者守定已驗之方久必有效若
過信庸醫與怙病而不服且欲已疾不已悖乎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
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
爲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反是而言狎人者人恆狎之侮人者人恆侮之出爾反爾猶桴鼓之應也然則愛敬盡於人則慢惡不及於親為子弟者誰欲慢惡其親者乎何不自察也即此一節虧體辱親已有餘矣何必多行不義然後為毀傷乎又况狎侮之人往往易至多行不義也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恆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雖一物之細非吾所有不可妄取管華終身見於鋤瓜

之日後生小子於凡書籍筆札飲食服器無所分別一槩狼藉苟且見其後來大段不得長進矣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閒留而不出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死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三風十愆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時切檢點庶乎得守身之方矣古人

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托根只一肆字諸君勿謂今日年少放誕恣肆不妨也人為卻不妨二字敗壞

多少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克伐怨欲克爲首
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
便無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
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
不至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
只去泰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
不可不蚤辨也

嘗言文字最忌俗俗不可醫凡作人亦最忌俗其爲人
也懷俗情說俗語行俗事雖其質近忠信一鄉之原
人而已今人亦有知避俗者以耽情詩酒爲高致以
書畫彈碁爲閒雅以禽魚竹石爲清逸以劇談聲伎
爲放達以淡寂參究爲靜證若此種種最是流俗所
尙究其指趣反不如米鹽妻子之猶得與於日用不
知之數者也其爲俗惡可勝唾哉

流俗一種似是而非之論粗知義理卽不難破而盡惑
之可哀也姑舉其說之最近理者如榮親二字羅一

峰先生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不以其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

一峰字彝正
諱倫狀元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人好異說只是不肯服行常道如節嗜慾定心氣可卻疾永年今於服食導引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嗜慾動於內或是往事莫追希望奇功速效也父子篤兄弟和內外順隆於師友篤於親戚鄉里本可成家道長子孫今於禱祀鬼神飯僧持戒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內省多疚希望滅罪資福或是見理不明中無所主妄希不難之獲也正如貪夫燒丹煉汞漁色之人專意藥物之補所益不如所損殆哉讀書之不本四書六經也亦然

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
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恥作非之類此是
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
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葭莩必有
害苗之憂秉彝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觀爲善爲不
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
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善字古無注腳惟孟子曰
可欲之謂善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一處日用之間
求爲可欲而不可惡惟有仁義忠信而已然忠信只

是仁義之實處學者惟有居仁由義是終身事○人
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有所恥但賢者恥其所當恥
故惟明智之人爲能知恥

人未嘗見君子而陷溺於小人猶可望其自新也嘗與
君子游處聽其言見其行而無變於昔日之所爲非
自暴則自棄民斯爲下而已

人於先覺理道之書不樂看長者德義之言不欲聞非
由氣稟昏愚必是疾染深錮不復能相入也雖聖賢
與居其如之何

年少之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晨夕嬉遊見老成者危
言切論掩耳而去以爲我生必無可憂亦有何懼不
知命不于常豈特王公爲然匹士庶人盛衰苦樂亦
各有命若涉大川其無津涯向後茫無可仗但欲長
此安平無事豈是易得或是世道變更或是鄉土亂
作或是家運前後不同或是此身事出非意惟有長
懷憂懼不敢肆言不敢妄動庶幾自作之孽可以少
免易著其亡之訓詩稱良士蹶蹶誠何心哉左傳楚
莊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尙猶如此而况吾人生於亂
世何異巢幕之燕井谷之鮒而云無可憂有何懼亦
弗祥矣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要不外養德養身二事故守
身爲事親之本則凡平日不能修身而至於喪德不
能愛身而至於傷生真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凌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
行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

在此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先君子有言無父之人多有流落底亦有興起底每自思省痛割於心今與汝等言亦所謂同憂相弔願各勉無忝所生使寒泉喪氣也及

門有幼孤者

凡人父兄師友之訓當敬守之終身勿忘汝王考蚤喪予幼不聞教訓二十餘始於門生閒傳習二語有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三十餘往山陰從劉

先生學見其書堂壁閒揭曰讀書有方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己出作人有要在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吾日常念之不敢稍忘今以告汝汝能本此以學是即吾之家學也若夫營營名利之途背棄禮義之則不畏於天不師於古非吾親吾師之志不願吾子弟有此人也子

人有伯叔兄弟有三黨之親有鄰里鄉黨朋友故舊本不憂孤立然必能自立而後親不失其親故不失其

故譬諸作室棟梁具然後門戶牆壁可依而立無論
椽椽瓦石足以備用雖竹頭木屑皆有附麗之處若
棟梁朽腐雖種種材物無不具備亦無如之何也小
小閒架亦要棟梁承當得起小小家當亦要主人掌
持得來否則就此親故其賢者只可旁觀嘆息不肖
者從而媒孽之枯木朽株盡足爲害矣
吾鄉自巽隱先生而後三百年來未有繼者孟子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此地
獨不生才祇由世教不明典型既遠父兄師友自幼

只以時文錮其耳目心志識趣具卑下稍有長進
所望豪傑之士無文猶興真西山曰天不欲使此道
復明則必使後世無有知者既使後世尙有知者則
必有復明之理此在今日尤急狂瀾之砥柱矣巽隱先生
程姓本立名裔出伊川從朱彥修學洪武間以明經
舉擢藩府僚建文初徵入翰林纂修實錄陞左僉都
御史靖難
師入死之

論

文

論

文

論

文

論

文

論

文



東林始末

明 雲間蔣平階大鴻編

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尙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尙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于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東林始末 行記
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
考功郎中趙南星鑄三秩調外淳熙等竝罷劉道隆
以不指名亦奪俸鑰乞休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
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
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
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
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三京職
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俸
東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了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

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自閣臣
鑰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鑰既被譴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
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
納陞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
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
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
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尙書惟張瀚嚴清選
郎惟孫鑰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訥訥濫觴于

楊魏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四月辛丑吏部尙書孫鑰罷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

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時不利用正人果謂出于聖怒則諸臣自

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疏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

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尙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

學海類編 卷之四 行誼
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
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
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
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
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
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
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旣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憲
成旣謫歸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
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

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
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
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
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尙書孫丕揚代
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
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
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
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

學海類編
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
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
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爲
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
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
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
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
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
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尙
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
難再畱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
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尙書孫丕揚右都
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
賡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

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一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
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
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
益力上私語曰沈尙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下
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
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絳奴產子壽
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竝入宮長爲華奎次
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

寢華奎旣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
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
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薨時
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絳舍人王
玉子爲華璧皆出于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
知之工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
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
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
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廢而又發

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
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
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
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
跡不自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
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尙書趙
世卿倉場尙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
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
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

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
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皋各劾郭正域夢皋并及
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罷去尋楚
府東安王英愉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暄等請復勘
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贖二沈引嫌不出十一
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皋遂直指
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
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
歸獄皦生光得解

三十二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
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
享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
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
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皋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
科道不稱職者甚眾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
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
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
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矢公而聖諭嚴切

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
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皋復
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
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北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
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
等皆論夢皋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
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
私人蒙上箝下錢夢皋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
皋皆疏辨夢皋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

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皋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皋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

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噓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入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讒鯉爲咀呪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郤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輦金輿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時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

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于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安州判加謫士昌興安

典史

學海類編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
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
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昌九
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于章奏未概畱中
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
謂君父至尊必自立于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
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
必歡呼踊躍以頌聖德畱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
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道

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畱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
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
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于眾謂錫
爵以臺省爲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
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子
少保吏部尙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
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
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
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給事中蕭近高給事

學海類編
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尙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

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閒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嗾繼芳摭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

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効之繼以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辦江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筆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

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絀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尙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

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

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

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宮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于理三才尋削籍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爲民竇子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旣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案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偁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于奏疏俱畱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

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宮應震吳亮嗣浙爲劉
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
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
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
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閒住之麟負才名
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許奏詩教
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
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
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
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
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
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
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
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從
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一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東林始末 二 行言
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二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眾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一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

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尙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逾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旣卽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宮三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
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御史馬逢皋上
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
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
進矣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于議
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
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
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爲之首

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
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
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壬子癸丑之
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
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
一網以無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
日三咨竝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
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
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

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尙
畱春夢于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下市德
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
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旣明在科臣楊漣潔志
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
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
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
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
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

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 三月起
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案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
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叙錄魏
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
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爲護身之
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太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
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

史侯震揚亦以劾漼調外六月刑部尙書王紀奏劾
輔臣沈漼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
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
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漼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
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于
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漼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
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金
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

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于
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卽移家出城遂予告馳
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畱中
庶吉士鄭鄲疏促之俱降調 太僕少卿滿朝荐上
言國事顛倒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爲
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
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

學海類編
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
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
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尙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尙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勲
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勲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勲
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
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
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

鄒維璉爲稽勲主事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
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
科傅櫬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櫬
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
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于獄嚴訊之光
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櫬之意不利于稽勲有鄒維璉
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
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
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

星洲叢編
東林始末
三
行言
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
八疏乞歸時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願臣罪戾多矣卽
如科臣傅櫬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
之善文言尙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
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
竊謂言官之訐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擎人漸不可長
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予以釋官府之嫌消
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旣莅任復傳旨詰
責大中櫬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櫬乃上言明旨不宜

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 七月大學士
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
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
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
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
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
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
攀龍因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行言
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
御史李應昇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
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
去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
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
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
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
之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于湖南道御史袁
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

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
遂言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
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朋比切責之降
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
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尙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
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
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
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

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
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鑑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
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煜太僕
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
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
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御史
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旣去魏廣微未得爲
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
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
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
宮于是一網盡矣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
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
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
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
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母事揣摩

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
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體下所司知之
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路上言臣入都邸
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竝案一則曰邪黨再則
曰邪黨夫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
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
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
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
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己甯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
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
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
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
徒亦所謂悖理者矣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
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
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旣屬崔

學海類編
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
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
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
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
上是其言時元路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
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宏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
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閒住無虛日其最可異者楊
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

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
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燬矣水火元黃息耶戰
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
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
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
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繼彈鴻
訓鴻訓尋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
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尙書溫體仁
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

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卽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部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欲自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卽

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尙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宏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宏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于兵部尙

書梁廷棟吏部尙書王永光宏勲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成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卽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僞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

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 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手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憚謫贊化于外御史吳牲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籍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

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畱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

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十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贍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旣久

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勲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陷

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閒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旣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特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鄮當遷

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鄮鄮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鄮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女震孟旣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鄮卽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鵬奏

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主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訐奏士升弟上晉卽擬嚴旨仍囑林鈺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

何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延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喉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尙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歿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

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洪覈奏元洪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行言
黨挾持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
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甯侯朱國弼劾溫
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
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
弼侯爵世濟亦戍邊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
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
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
但因事圖之使若自攻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竟不
之疑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
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
鄆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颯言道周忠足以動
聖鑑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
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
史史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
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范攝事盡入其家簡
討楊士聰攻之范諉橐錫命時錫命卒子沆奏辨大

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范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
易撻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范復奏辨又發張焜芳
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
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
察御史吳昌時等竝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
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鄆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
奏鄆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

加等鄆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
之遊當時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鄆居
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
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
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
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
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
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

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

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旣削籍吏部尙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尙書朱繼祚竝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卽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

學海類編
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
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
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
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
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
襄贄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
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
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
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于獄斷而奕琛亦劾

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
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
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彥至執下
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
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
其機 十二月甲子戌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尙書
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
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
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

學海類編
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
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周道具疏空言一二臣
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
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
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

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
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
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
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
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
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
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
宮卽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

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
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
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
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
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
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
史祁彪佳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
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尙書鄭三俊以薦吳
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
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
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
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
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
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
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
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
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不

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附錄

倪鴻寶先生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矣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元黃時勝時敗其旣闔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

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籌韃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
寘正人其正人既禍敗無可自解亦曰吾君子其宵人
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由是宵人正
人皆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
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子以世患
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
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夫

溫氏母訓

烏程溫以介

述

世運方屯親恩罔極慈訓具存勉哉自力嘉興巢鳴盛題
窮秀才譴責下人至鞭朴而極矣暫行知警嘗用則翫
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
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
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為是老病終無他諉祭

星洲叢書
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到底免
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召密囑
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
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
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
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
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
也

貧人弗說大話婦人弗說漢話愚人弗說乖說薄福人
弗說滿話職業人弗說閒話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
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鐵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
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風抵浪的有博學
雄才開人膽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行言
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
卻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但願親人人豐足甯我隻貧自守使一人富厚九族飢
寒便是極缺處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閒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搭應窮親窮眷放他便
宜一兩處纔得消讒免謗

凡人說他兒子不肖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他婆子不
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有一等人攬販風聞爲害不小有一等人認定風聞指
爲左券布傳遠近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不欺每
爲造言捏謗誘作先鋒爲害更甚

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房入闥各以幼
小不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絃費處前邊兒
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胷坎這邊婦父母
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
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
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然則如

之何只要作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
生只消受得一箇巴字日巴晚月巴圓農夫巴一年
科舉巴三年官長巴六年九年父巴子子巴孫巴得
歇得便是好漢子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去其曾
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而此
亦遠讒閒之法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

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
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
你受

寡婦弗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
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
無也挨過

我生平不借債結會此念一起早夜見人不是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作不到事補一兩件作官的將地

學海類編 卷之八 四 行言
方緊要作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
金還不算結果

人言日月相望所以爲望還是月亮望日所以圓滿不
久也你只看世上有貧人仰望富人的有小人仰望
貴人的只好暫時照顧如十五六夜月耳安得時時
償你缺陷待到月亮盡情烏有那時日影再來光顧
些須此天上榜樣也貧賤求人時時滿望勢所必無
可不三思

兒子是天生的非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
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
理否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
義至于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貴客下交寒素何必謝絕蔬水往還大是美事只貴人
減驕從便是相諒貧士少干求便是可久之道也
朋友通財是常事只恐無器量的承受不起所以在彼
名爲恩在我當知感占來鮑子容得管子卻是管子
容得鮑子譬如千尋松樹任他雨露繁滋挺挺承當

起

世間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恚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一絲一粒連聲叫感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使難啓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但到此處正如啞子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尙在一團情分礪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櫬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

汝深記我言

富貴之交意氣驟濃者當防其驟奪凡驟者不恆只平平自好

凡富家子弟交雜者雖在師位不可急離之則怨謗頓生不可顯斥其交顯斥之益固其合但當正以自持相機而導

介告母曰古人治生爲急一讀書生齋矣母曰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各人各治所生讀書便是生活

問介侃母高在何處介曰剪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

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問介吾族多貧何也介曰北自蔡軒公生四子分由一
千六百畝今子孫六傳產廢丁繁安得不貧母曰豈
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祿若
有高低各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今見各房子弟長
袖大衫酒食安飽父母愛之不敢言勞雖使先人貽
百萬貲坐困必矣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作好兒子
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作好秀才須

外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的有何憑
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

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慢語言鄙悖外
人不肯容恕當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心唐突

世多誤認直字如汝讀書只曉讀書一路到底這便是
直人汝自家著實讀書方說他人不肯讀書這便是
直言今人謂直卻是方底罵圓蓋耳毒口快腸出爾
反爾豈得直哉

貧家兒女無甚享用只有蚤上一拊高叫深恭大是恩

學海類編
至每見汝一揖便走慌慌張張有何情味
讀書到二三十歲定要見些氣象便是著衣喫飯也筭
人生一件事每見汝喫飯忙忙碌碌若無一絲空地
及至飯畢卻又閒蕩可是有意思人
治生是要緊事汝與常兒不同吾辛辛苦到此幸汝成立
萬一飢寒切身外閒論汝是何等人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
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
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去是故貧當思通不在
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闕祭享不失慶弔不斷
書香此貧則思通之法也仗義周急尊師禮賢此富
則思通之法也

勞如我不成怯證世無病怯者苦如我不成鬱證世無
病鬱者

作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言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極
且如千萬人家浪用盡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
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

學海類編
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過失與習氣相別偶一差錯只算過悞全用全三便成習非此處極要點察

凡親友急難切不可閉門坐視然亦不可執性莽作世閒事不是件件幹得纔喚幹人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愎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固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太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

堂上有白頭故舊聯絡一也鄉黨信服二也子孫稟令僮僕遺規三也談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四也解和少年暴急五也照料瑣細六也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帳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奸子孫猜疑成隙皆繇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

學海類編
繁瑣一分疏闊一分

人家子弟作揖高叫深恭絕好家法凡蒙師教初學從此起

凡子弟每事一稟命于所尊便是孝弟

吾聞沈侍郎家法有客至呼子弟坐侍不設杯箸俟酒畢另與子弟嘗蔬同飯此訓蒙恭儉之方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甯日日減餐一頓以守尺寸之土也出廚嘗以手門鍋蓋不使兒

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糊口逾年朱姓者病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趨歸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忽蹶起頌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

星海類編
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
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
曹可不書紳

問世閒者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
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
免飢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
穡的公子舊而目的宰官此尤難得也

凡人一味好盡無故得謗凡人無故不拘無故得謗凡
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間無故得謗婦盛飾容儀無
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
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閒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
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喫

聯屬下人莫如減充員而竄口食

作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
事

婦人不諳申饋不入廚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

伴聯社呈身露而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
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閫的靜則自消
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
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
要這樣驀直作去畢竟有搯撞

世間富貴不如文章文章不如道德卻不知還有兩項
壓倒在上面的一者名分賢子弟決難漫滅親長賢
有司決難侮傲上臺一者氣運盡有富貴交著衰運
盡有文章遭著厄運盡有道德逢著末運聖賢卿相
作不得主

問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曰依
我看來世間只有兩項人是色難有一項性急人烈
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有在父母跟前一味自張
自主的氣質父母其實難當有一項性漫人落落拓
拓凡事討盡便宜只有在父母跟前一番不痛不癢
的面孔父母更覺難當

問介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何解說介
跪犬馬二字嘗在心裏省覺便是恭敬孝順你看世
上兒子凡日閒任勞任重的都推與父母去作明明
養父母直比養馬了凡夜閒晏眠早起的都付與父
母去守明明養父母直比養犬了將人比畜怪其不
倫况把爹娘禽獸看待此心何忍禽父母誰肯承認
卻不知不覺日置父母于禽獸中也一念及此通身
汗下只消人子將父母禽獸分別出來勾恭敬了勾
了

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溫氏母訓終

教習堂條約

清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僕等竝膺 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譎庸深懷悚懼竊
見

皇上選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以備 國家之
用

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切
以無負

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強勉問學精心

從事熟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廣大他日爲純臣爲眞儒副 國家期待之厚僕等之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各宜砥礪今與諸君約凡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清曰讀書道義求日用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由卑邇而高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

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攷驗其理聖賢一句一字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闡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于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對人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考之二公後日之勲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公自省平日立志于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些子事處善循理固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

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慎之于
微慎之于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英年乃 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
之地期望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
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
古文乃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至曠棄空疏
舛淺豈免貽譏士林

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竝須淹通此中
有甘有苦有勉強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宋元名儒乃得其體要至
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承其爲明
習自與時俗治經者相去倍蓰顧舊例開館之後更受
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讀注疏他日當做帖
括遺意閒用帖經幾條或經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
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下矣此強記之功高明者所易
忽然由之以貫穿全經則易注疏既熟乃約之以諸儒
之說如築室之有牆壁可以依據也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第欲知其體例也匪

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于致命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閒時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托空言

昔人云文以氣為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為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于經學道學則當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于文不聞道亦不足語于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以上溯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遵嚴震川諸君子奉此規矩至謹

嚴也北地歷下數公以才子是命是其本原先誤毋怪乎擬古雖工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棄文學漸以六經爲糠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別裁僞體諒諸君雅有夙心加慎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出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象傳無不用韻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邁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屬對精切爲六朝之濫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之權輿此亦天地自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教習堂新條
然之聲也詞賦固古詩之流卽偶儷未嘗不本於古此
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
視爲經國大業卽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
小技卽涉想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
大雅可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界薛
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
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思經傳粲陳衢
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津筏可濟身列朝籍親聽

至尊訓喻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惜夙
夜邁征奮迅以淬勵精神沈靜以涵蓄義理博學多識
融會貫通毋告諄諄而聽藐藐敬業樂羣自相師友必
憤必悱以求啓發望之望之

國

